



419

注意
挿入

卷四十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廣博物志50卷』 請求記号 特1-419

ガラス使用

廣博物志卷之四十七

隴西董斯張纂

當湖劉廷元訂

鳥獸 獸下

王冰作服牛

呂氏春秋

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

注始用牛犁也○山海經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

公牛謂公家之牛

以待國之政令

以待祭祀賓客享食實

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

射軍事喪事之所需也

以授職人而芻之 享牛享祭之牛求牛隔日釋祭求神所用之牛命牧人芻



養之凡賓客之事供其宰禮積膳之牛饗賓射供其膳羞之牛軍事供其犒牛喪事供其奠牛凡會同軍旅行役供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

公任器 周禮

隋志有甯戚相牛經

牛岐胡有壽

岐胡牽兩腋亦分爲三也

眼去角近行駛眼欲

得大眼中有白脉貫瞳子最快二軌齊者快

二軌

從鼻至髀爲前軌甲至髀爲後軌

頸骨長且大快壁堂欲得闊

壁堂脚

欲得如絆馬聚而正也莖欲得小磨

庭欲得廣

胸也

天關欲得成

天關者接骨也

僞骨欲得

垂

僞骨脊骨中夾欲得下也

洞胡無壽

洞胡從二頭至臆也

旋毛在珠

淵無壽

珠淵在眼下也

上池有亂毛起妨主

上池兩角中一日戴

麻也倚脚不正有

勞病角冷有病毛奉有病毛欲

得短密若長疎

不耐寒氣耳多長毛不耐寒熱

單脊無力有小廊即决者有大勞病尿射前脚

者快直下者不快亂馳者舐人後脚曲及直竝

是好相直尤勝進不甚直退不甚曲爲下行欲

得似羊行頭不用多肉臀欲方尾不用至地至

特1-419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七 高麗堂 三六十四軍堂



地少力尾上毛少骨多者有力膝上縛肉欲得

硬角欲得細橫堅無在大身欲得促形欲得如

卷卷者其形側也插頸欲得高一曰體欲得紫大膝疎

肋難飼龍突目好跳又云不能行也鼻如鏡鼻難牽口

方易飼蘭株欲得大蘭株尾豪筋欲得成就豪筋脚後

橫豐岳欲得大豐岳膝蹄欲得豎豎如羊角垂星欲

得有努肉垂星覆力柱欲得大而成功謂之努肉

常肋欲得密助骨欲得大而張張而廣也髀骨欲得

出僑骨止出骨易牽則易使難牽則難使

根不用多肉及多毛泉機也懸蹄欲得橫如字也

陰虹屬頸行千里尾當陽鹽中間脊骨欲得窄窄

得廣陽鹽者夾株前兩膝也似馬首有黃齊民要術

相牛經云陰虹屬頸千里註曰陰虹者雙筋白

尾骨屬頸甯戚所飯者也愷之牛其亦有陰虹

也

史記云寧為鷄口無為牛後按延策國策音義

云尸鷄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當為尸後當為



從俗寫誤也

顏氏家訓

州雷者其實木牛蒼毛豕身角若擔矛衛護其

犢與虎為讐

異物志

大月氏有牛名曰日及割取肉一二勳勇日瘡

愈漢人入國示之以為珍異漢人曰吾國有蟲

名曰蠶食桑葉為人吐絲外國復不信有之

記

武都故道縣有怒特祠云神本南山大梓也昔

秦文公伐之樹瘡隨合乃遣人持斧斫之猶不

斷一人傷足不能去卧樹下聞鬼相與言曰勞

攻戰乎其一曰足為勞矣又曰秦公必不休答

曰其如我何又曰赤灰跋於子何如乃默無言

卧者以告令士皆赤衣隨所斫以灰跋樹斷化

為牛入水故秦為立祠

列異傳○又搜神記武

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

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

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



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

韓子

夷逸者夷詭諸之裔或勸其仕曰吾譬則牛也寧服軛以耕於野不忍被繡入廟而為犧尸子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家里買牛為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譬之人二甲

譬毀也夫

非令而擅禱是愛

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

改法而心與之相

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之

之道也不如人罰

二甲而復與為治

韓子

公明儀為牛彈清

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

不合其耳矣轉

蚤蚤之聲孤犢之鳴即掉尾

奮耳蹠蹶而聽

太原縣北有銀牛

山漢建武二十四年有一人

騎白牛蹊人田父

訶詰之乃曰吾北海使將看

天子登封遂乘牛

上山田父尋至山上惟見牛



跡遺糞皆銀也明

年世祖封禪焉

西陽雜俎

大秦國貢花蹄牛

其色駿高六尺尾環遶其身

角端有肉蹄如蹄

花善走多力帝使輦銅石以

起望僊宮跡在

王皆如花形故陽關之外花

牛津時得異石長

千丈高三丈立於望僊宮因

名龍鍾石武帝末

此石自陷入地惟尾出土上

今人謂龍尾墩也

述異記

郭林宗謂仇季知

日子嘗有過否季知曰吾嘗

飯牛牛不食一

牛子

管輅洞曉術數初

有婦人亡牛從卜曰可視東

丘塚中當懸向上

既而果得婦人反疑輅告官

按驗乃知是術數

所推 別傳

桓玄在南常出詣

殷荊州於鸛穴逢一老翁羣

驅青牛形色瓌異

玄卽以所乘牛易取乘之至

靈溪駿駛非常玄

息駕飲牛牛入水不出桓使

覘守經日絕跡當

時以爲神物

渚宮故事

惠帝太安中江夏

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

我何之騁懼而還

人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後牛



又人立而行騁使善卜者卜之謂曰天下將有兵亂為禍非止一家

晉書

元嘉中益州刺史百翰遷為南徐州先於蜀中

載一青牛下常自乘恒於目前養視翰遘疾多

日牛亦不肯食及亡牛流涕滂沱吉氏喪未還

都先遣驅牛向宅牛不肯行人知其異即待喪

喪既下船便隨去

幽州錄

宋譙國城父人王雲畧常以牛作脯為業欲殺

一牛見刀輒跳躍欲走雲怒乃先以刀刺牛目

經少時其人眼無寶暴出而死

陳後主時秣陵有泉深不可測產魚鱉甚眾恒

有聲如牛邑人鑿之不數尺無何忽見牛頭于

岸下里民牽而出之於是捕其魚乃盡江東舊

以牛頭山為天關今牛頭已獲蓋示國將滅而

關毀也後年隋平陳

廣言今五行記

竺法慧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

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

從乞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以



施之慧牽牛祝願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為少
日而亡 法苑珠林

士瑜者其父以平陳功授儀同慳吝常雇勤
宅不還其價作人求錢亦父鞭之曰若實負錢
我死當與爾作牛須臾之間亦父死作人有牛
產一黃犢腰下有黑文橫結周而如人腰帶右
膀有白文斜貫大小正如笏形牛主呼之曰卜
公何為負我牛即屈前膝以角著地瑜以錢十
萬贖之牛主不許死乃收葬 廣五行記

魏土地記曰沮陽城東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
九十九泉即滄河之上源也山在縣東北三十
里山上有道武皇帝廟老舊云山下亦有百泉
競發有一神牛駿身自山而降下導九十九泉
飲泉竭故山得其名今山下導九十九泉積以
成川西南流 水經注

佛迹寺有牛產犢出首還隱已過信次母將亡
僧告智曠知惻答曰此犢是寺居士侵用僧物
今來償債其羞不出牛毋無他因執爐呵戒特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七 高瞻堂



子疾當償報何耻生乎應言便出

神僧傳

隋并州竹永通曾食寺家粟六十石年久不還索之云還訖遂於佛堂誓言若實未還當與寺家作牛此人死後寺家生一黃犢是有白文乃是竹永通字鄉人觀者目數千其家用粟百石於寺贖牛別立一室專之如生仍為造像寫經月餘遂死

北虜之先索國有泥師都二妻生四子一子化為鴻遂委二子謂曰爾可從古蒲古海牛也三

子因隨牛牛所糞悉成肉酪

晉陽雜俎

秦文王五年游於劇衍有獻五足牛者秦世喪用民力京房易傳曰興繇役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足

漫神記

漢景帝中六年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是出背土者劉向以為牛禍內則思慮霑亂外則土功過制故牛禍作足而出於背下奸上之象也晉大興元年三月武昌太守王諒有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不能自生十餘人以繩引



之子死母活其三年後苑中有牛生子一足三尾生而即死

漢桓帝延禧年五臨沅縣有牛生鷄兩頭四足並

昔佛在世時時有國王號名捷陀奉事婆羅門

婆羅門居在山中多種果樹時有樵人毀其

果樹婆羅門見之便將詣王所言是次無狀殘

敗我果樹王當治殺王敬事婆羅門不敢違即

為殺之自後未久有牛食人稱其主逐播折其

一角血流滿面牛還到王所自言我寧無狀食

此人少稻今折我角主亦追到王所土燒鳥獸

語王語牛言我當為女殺之牛即報言今雖殺

此人亦不能令我不痛但當約勅王使感念言

我事婆羅門但坐果樹令我殺人不如此牛今

事此道復不免生死何用此道便到佛所五體

投地為佛作禮願受五戒十善佛言布施持戒

現世得福恐辱精進一心智慧其德無量後生

天上王歡喜得須陀恒阿難白佛言此王與牛

廣博物志 卷之五十一 畜生



本何因緣佛言乃昔拘那舍牟尼佛時王與牛
為兄弟作優婆塞共持齋戒一日一夜王守法
精進不敢懈怠壽終升天上壽盡下為國王牛
時犯齋夜食後受其罪罪畢復作牛五百世尚
有宿識故來開悟王意牛後七日壽終上生天

法苑珠林

昔佛在世時有賈客名弗迦沙因入羅越城分
衛於城門中值新產特牛所觝殺牛主怖懼賣
牛轉與他人其人牽牛飲飲水復觝殺其主

家人贖志取牛殺之於市賣肉有田舍人買
取牛頭負擔持歸去舍里餘坐息以牛頭
掛樹枝須臾絕斷牛頭落下正墮人土牛角刺
人即時命終一日之中凡殺三人瓶沙王聞之
怪其如此即與羣臣往詣佛所具問其意佛告
王曰往昔有賈客三人到他國內與生客往獨
孤老母舍應與僱舍直見老母孤獨欺不欲與
伺老母不在默然而去母歸不見客即問皆云
已去老母贖志尋後逐及疲頓索直三客逆罵



我前已與云何復索不肯與直老母卑弱不能
奈何懊惱而咒願我後世所生之處若當相值
夏當殺汝佛語羈沙王爾時老母今此特牛是
也二賈客者佛迦沙等二人為牛所觶殺者是

罽賓國中有兄弟二人其兄出家為羅漢
弟在家中治修居業時兄數來教誨勸弟布施
持戒修善作福現有名譽死生皆處而弟報曰

今出家不慮官府不念妻子口園財寶我有

此務而兄數誨不用兄教後病即終生在牛中
為人所驅馱鹽入城兄從城中出偶見之即為
說法牛聞已悲咽不樂牛主見已語道人曰汝
何導說而使我牛憂愁不樂道人報曰此牛前
身本是我弟昔日負君一錢鹽傾故墮牛中以
償君力牛主聞已語道人曰君弟昔日與我親
友是時牛主即語牛曰吾今放汝不復役使牛
聞感激至心念佛自投深澗即便命終得生天
上



昔提馱羅國迦膩色迦王有一門恒監內事
 暫出城外見有羣牛數盈五百來入城內問驅
 牛者此是何牛答言此牛將去其種於是黃門
 卽自思忖我宿惡業不受男身今應以財救此
 牛難遂償其價悉令得脫善業乃故令此黃門
 卽復男身深生慶悅尋還城內佇立宮門附使
 啟王請入奉現王令喚入怪問所由於是黃門
 具奏上事王聞驚喜厚賜珍財轉授高官

昔大迦羅越

華言

出錢爲業有二人舉錢一

至日還之後日二人復相謂曰我更各舉十萬
 後不還之亦可有牛繫在籬裏語一人曰我先
 世坐負主人一千錢不還償今三次作牛猶還
 未了况君欲取十萬罪無畢時一人驚怪會天
 已曉主人出二人說牛之語主人卽便放著羣
 中不復取用咒願此牛自今以後莫復更受此
 畜生身若有餘錢一以布施牛後命過得生人
 中

佛在驕薩羅國將諸比丘欲詣勒那樹下至一



澤中有五百水牛甚大凶惡復有五百放牛之
 人遙見佛來將諸比丘從此道中行高聲叫喚
 唯願世尊莫此道行此牛羣中有大凶惡牛極
 突傷人難可得過爾時佛告放牛人言汝等今
 者莫大憂怖彼水牛者設來舐我吾自知時語
 言之頃惡牛卒來翹尾低角跳踞直前爾時如
 來於五指端化五獅子左在佛左右四面周匝有
 大火坑時彼惡牛甚大惶怖四向馳走無有去
 處唯佛足前有許多地冥然清涼馳奔趣向心
 意泰然復無怖畏長跪伏首讚世尊是爾時世
 尊知彼惡牛心已調伏即便為牛而說偈言盛
 心與惡意欲來傷害我歸誠樂得勝反來舐我
 足時彼水牛聞佛世尊說此偈已深生慚愧歎
 然悟解蓋障雲除知在先身在人道中所作惡
 業倍生慙愧不食水草即便命終生忉利天
 憍梵波提過去世曾作比丘於他聚田邊摘一
 莖粟觀其生熟數粒墮地五百世作牛償之

○以下羊



羊以正月產者為上羔仲冬產者為次羔季春以後產者為下羔

羊屬吳羊牡一歲曰牡翔三歲曰羝其牝一歲

曰牝羝三歲曰羝吳羊羝曰羝殺羊羝曰羯羝

羝羝美也美皮冷角 廣雅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 謂羔小羊也飾謂飾以續也祭祀割

羊牲登其首 首者陽氣所聚升首以報陽也凡所埋其其羊牲

賓客共其法羊凡沈辜候禳釁積共其羊牲 周禮

羝羊之角重於肉斷木之舌長於喙 玄覽

吳房堂溪有白羊淵淵水舊出山羊漢武元封

二年有白羊出此淵舊牧者禱祀之初出一羊

婦人大驚拍手羊自此絕焉 郡國志

羊而不角呼蛟羊 述異記

古人說羊一名胡髯郎又名青鳥 上

月氏之羊其頭在野厥高六尺尾亦如馬何以

審之事見爾雅 郭璞羊贊

昔有攘羊者以羊遺叔嚮母埋之不食後三年

攘羊事發追捕嚮家檢羊骨肉都盡唯舌猶在



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為族矣

搜神記

齊莊公之臣王國卑中里檄者訟二年而獄不
斷恐失有罪使二人羊盟齊之社二子相從以
羊血灑社讀王國卑之詞已盡絕里檄之詞未
半祭羊起而觸中里檄齊人以為有神驗墨子
修羊公者魏人也後以道于景帝帝禮之使止
王邸中數歲道不可得有詔修羊公能何日
發語未訖牀上化為白羊題六脇曰修羊公謝
天子後置石羊於靈臺上羊後復去不知所在

列仙傳

漢齊人梁文好道其家有神祠建室三四間座
上施阜帳常在其中積十數年後因祀事帳中
忽有人語自呼嵩山君大能飲食治病有驗文
奉事甚肅積數年得進其帳中神醉文乃乞得
奉見顏色謂文曰授手來文納手得持其顛鬚
鬚甚長文漸繞手卒然引之而聞作羊聲座中
驚起助文引之乃袁公路家羊也失之七八年
不知所在殺之乃絕搜神記



隴州汧源縣有土羊神廟昔秦始皇開御道見
二白羊鬪遣使逐之至此化為土堆使者驚而
回秦始皇乃幸其所見二人拜於路隅始皇問
之答曰臣非人乃土羊之神也以君至此故來
相謁言訖而滅始皇遂令立廟至今祭祀不絕

隴州
圖經

符堅時有人於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
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秘書監
朱彤等因請誅鮮卑堅不從也十六國
春秋

石虎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
佛圖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
後果都之高僧傳

梁時王克為永嘉郡有人餉羊集賓欲讌而繩
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
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為炙先行至客一齧入
口便下皮肉周行徧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
作羊鳴而死冥報記

耆域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淵從羊中



來竺法與從人中來又譏諸眾僧謂衣服華麗不應素法神僧傳

王固聘魏因宴享祭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

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考魚大設苦網固

以佛法咒之遂一鱗不獲南

有人送書於高爽告躡云此日守羊困苦爽答

曰守羊無食何不負羊糴米上

昔有老公其家巨富而此老公思得肉食詭作

方便指田頭樹語諸子言令我家業所以諧富

由此樹神恩福故耳今日汝等宜可羣中取羊

以用祭祀時諸子等承奉教命尋即殺羊禱賽

此樹即於樹下立天祀舍其父後時壽盡命終

行業所追還生已家羣羊之中時值諸子猶祠

樹神便取一羊遇得其父將欲殺之羊便嚙嚙

笑而言曰見此樹者有何神靈我於往時為思

肉故妄使汝祀皆共汝等同食此肉今償殃罪

獨先當之時有羅漢過到乞食見其亡父受於

羊身即借主人道眼令自觀察乃知是父心懷



懊惱即壞樹神悔過修罪不復殺生○以下夫

大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用純伏瘞

亦如之伏謂伏大以王車轆之瘞○凡幾珥沈

辜用驪可也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周禮

狗名重工徹止翟殺來白龍狗穆天子傳

渠搜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周書

犬則有青鸛白雀飛龍虎子周處風

獬豸南越犬名也殷虞晉葵茹犬名也

犬生四子取黃子養之犬生五子取青子養之

六子取赤子養之七子取黑子養之八子取白

子養之白犬烏頭令人得財白犬黑尾令人世

世乘車黑犬白耳犬主畜之令人富貴黑犬白

前兩足宜子孫黃犬白尾令人世世衣冠禮五

犬屬殷虞晉晉楚黃韓獺宋宋狼狐狂獫黃

龜骸環裳子孫聰明狗肝泥竈婦取孝順張華

申叔問曰犬馬之名皆因其形色而名焉唯韓

盧宋鵲獨否何也子頥答曰盧黑色鵲黑白色



非色而何

孔叢子

金門之山

有赤犬名曰天犬下則天正兵起

經

昔三苗大

亂龍生於廟犬哭於市

隋巢子

介鬪閭里

有狗宋人之驚狗也其家命之為淖

逐狗不及

止矣而望之自以為過矣

莊子

公孫子賢

而徐子不肖而公孫子與徐子鬪徐

子之狗攫

公孫子之腓而噬之

春秋後語

景公走狗

死命外供之棺內給祭晏子諫公曰

亦細物也

特以與左右為笑耳晏子曰狐老凍

餒而死狗

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若

此百姓聞

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而

乃以為細

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以會

朝屬

晏子春秋

楚人為門於大門側延晏子晏子曰

從狗門入今使楚不當從此門入

齊有貧者

命其狗為富命其子為樂方將祭狗

入於室叱

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有禍長子死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七

三

高麗堂



哭曰樂乎而不自悲也

尹子

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

其門長者怪而問之以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復

往

尹文子

楚王與羣臣獵於雲夢縱良犬逐狡兔三日而

獲之其腸似鍔良工曰可以為劍

異苑

麗山西有白鹿原原上有狗堡秦襄公時有大

狗來下有賊則狗吠之故一堡無患川得厥目

三秦記

鄭子陽之難獬狗潰之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

呂氏

春秋

客謂孟嘗君曰臣聞周氏之譽韓氏之虛天下

之疾狗也見兔而指屬則無失兔矣望見而放

狗也則累世不能得兔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

也

說苑

周威烈王二十七年乙亥五月晉有三大犬率

衆犬數萬聚於絳殺一犬於東方一犬於

西

文帝後元五年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京



房易傳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

搜神記

漢景帝三年邯鄲有狗與彘交是時趙王悖亂

遂與六國反外結匈奴以為援五行志以為犬

兵革失眾之占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交

於異類以生害也京房易傳曰夫婦不嚴厥妖

狗與豕交茲謂反德國有兵革

上

茂陵少年李亨好馳駿狗逐狡獸或以鷹鷂逐

雉兔狗則有修毫釐睫白望青曹之名鷹則有

青翅黃眸青冥金距之屬楊萬年有猛犬青駝

西京

雜記

右扶風臧仲英為侍御史家人作食設案有不

清塵土投汗之炊臨熟不知釜處兵弩自行火

從篋籠中起衣物盡燒而篋籠故完婦女婢使

一旦盡失其鏡數日從堂下擲庭中有人聲言

還汝鏡女孫年三四歲亡之求不知處兩三日

乃於園中糞下啼若此非一汝南許季山者素

善卜卦卜之曰家當有老青狗物內中侍御者

名益喜與共為之誠欲絕殺此狗遣益喜歸鄉

里仲英從之怪遂絕後徒為太尉長史遷魯相
搜神記

桂陽太守李叔堅為從事家有狗人行家人言

當殺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

傷頃之狗戴叔堅冠走家大驚叔堅曰悞觸冠

纓挂之耳狗又於竈前畜火家益恠營叔堅復

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此

有何惡數日狗自暴死家卒無纖芥之異風俗通

鮑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去

靈帝熹和四年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以

為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門或見之者

莫不驚怪

漢末富春有桑君者養犬數年不吠孫文臺微

時經此犬忽吠之桑謂文臺曰君其異相乎及

貴欲報桑無所好唯好張罾捕魚文臺為作九

里罾以贈之文臺堅字也郡國志

孫權時李信純襄陽紀南人也家養一狗字黑

龍愛之尤甚行坐相隨飲饌之間皆分與食忽

一日於城外飲酒大醉歸家不及卧於草中遇太守鄭瑒出獵見田草深遣人縱火焚之信純卧處恰當順風犬見火來乃以口拽純衣純亦不動卧處有一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即奔往入水濕身走來卧處周迴以身灑之獲免主人犬難犬運水困乏致斃于側俄爾信純醒來見犬已死遍身濕毛甚訝其事覩火踪跡因而慟哭聞於太守太守憫之曰犬之報恩甚於人人不知恩豈如犬乎即命具棺槨衣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塋高十餘丈

搜神記

晉武帝大康七年郊壇下有一白狗高三尺光色鮮明恒卧壇側覺見人前則去騎督王琬以駿馬追之狗徐行馬不可及射又逃琬去復還郊丘非狗所守後遂大亂又武帝時幽州有狗鼻行地三百餘步帝不思和嶠之言而立惠帝以致衰亂

郭頌世語

晉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瑤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隱其聲上有小穿大如螭瑤以杖刺之入數

尺覺如物乃掘視之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猶未
 開形大於常犬也哺之而食左右咸往觀焉長
 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令家富昌宜當養之
 以目未開還置穿中覆以磨礮宿昔發視左右
 無孔遂失所在瑤家積年無他禍福也大興中
 吳郡府舍中又得二枚物如初其後太守張茂
 為興兵所殺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
 名曰無傷夏鼎志曰掘地而得狗名曰賈掘地
 而得豚名曰和掘地而得人名曰聚聚無傷也

此物之自然無謂鬼神而恠之然則與地狼名
 異其實一物也淮南萬畢曰獬千歲羊肝化為地
 宰蟾蜍得瓜卒時為鶉此皆因氣作以相感而

成也

法苑珠林

晉泰興二年吳人華隆好弋獵畜一犬號曰的
 尾每將自隨隆後至江邊被一大蛇圍身犬遂
 咋蛇死焉而華隆僵仆無所知矣犬徬徨嗥吠
 往復路間家人怪其如此因隨犬往隆悶絕委
 地載歸二日乃蘇隆未蘇之際犬終不食自此

廣博物志

卷之四

三五 高暉堂



愛惜如同親戚焉 幽明錄

晉世王彪之年少未官嘗獨坐齋前有竹忽聞
大歎聲彪之惕然怪似其母因往看之見母衣
服如昔彪之跪拜欷歔母曰汝方有奇厄自今
以去當見一白狗若能東行千里三年然後
可得免災忽不復見彪之悲悵達旦既明獨見
一白狗常隨行止便經營行裝將往會稽及出
千里外三年乃歸齋中復聞前聲往見母如先
謂曰能用吾言故來慶汝汝自今以後年踰八

十位列 司皆如母言

嘉興縣 休之有一弟宋元嘉中兄弟對坐家
有一犬向休之蹲徧視二人遂搖頭而笑曰
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 侵可柰汝明
年何其家驚懼斬犬榜首路 至來歲梅花時
兄弟相鬪並被囚繫經歲得免 至夏舉家時疾
兄及弟皆死 述異記

晉懷帝永嘉中嘉興張林有狗名阿永時天下
饑荒狗行欲倒林言阿永汝得肉故健今餓不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七 高軍堂



復行耶狗忽語云我道天下人饑死狗語不已

聞者怖死走時天下荒亂帝沒於胡廣古今五行記

張天錫夢一綠色狗其形甚長從城東南入欲

咋之天錫床上避匿乃墮地後苟萇來破姑臧

著綠地錦袍從東南門入一如所夢十六國春秋

太叔王氏後娶庾氏女年少色美王年六十常

宿外婦深無忻後忽一夕見王還嬾婉兼常晝

坐因共食奴從外來見之大驚以白王王遽入

偽者亦出二人交會中庭俱著白怡衣服形貌

如一真者便先舉杖打偽者偽者亦報打之二

人各勅子弟令舉手王兒乃突前痛打是一黃

狗遂打殺之王時為會稽府佐門士云恒見一

老黃狗自東而來其婦大耻病死搜神記

鄱陽趙壽有大犬蠱時陳岑詰壽忽有大黃犬六

七羣出吠岑後余相伯歸與壽婦食吐血幾死

乃屑桔梗以飲之而愈蠱有怪物若鬼其妖形

變化襍類殊種或為狗豕或為蟲蛇其人不自

知其形狀行之於百姓所中皆死上



謝安於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啣謝頭來久之乃失所在婦具說之謝容色無易是月而薨異苑

許長史所使人盜他家狗六頭於長史竈下蒸

煮其食之長史何以不檢校使腥臭之氣薰染

殺飯既食而步上道亦已犯真人之星也陶隱居真

誥

王思微性好潔淨在宅有犬汗柱思微令門生洗之意猶不已便令刮削復言未足遂令易柱

金樓子

張彪敗後與妻楊氏去惟常所養一犬名曰黃

倉在彪前後未曾刻有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

沈泰說陳文遣章昭達領千餘兵重購之并圖

其妻彪賊未覺黃倉驚吠劫來便噬一人中喉

卽死及彪被害黃倉嗥叫宛轉血中陳書

陶弘景云裴真君好養白犬白鷄犬名白靈鷄

名白精學道之士或居山林此可以辟邪御覽

爾時有諸估客欲詣他國其諸商人共將一狗

至於中路諸賈頓息伺人不看狗便盜肉眾人



蹶而折其脚棄野而去時舍利弗天眼見狗癯
 躡饑餓困篤垂死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得已飛
 至狗所慈心憐愍以食施與狗得其食活命歡
 喜既為說微妙之法狗便命終生舍衛國婆羅
 門家後舍利弗獨行乞食婆羅門見而問焉尊
 者獨行無沙彌耶舍利弗言我無沙彌聞卿有
 子當用見與婆羅門言我有一子字曰均提年
 既孤幼不任使令比前長大當用相與後至七
 歲以其兒付令使出家便受其兒將至祇桓聽

高沙彌漸為

法心開意解得阿羅漢果功德

悉備均提沙彌始得道已自以智力觀過去世
 本造何行遭 聖 果觀見前身作一餓狗蒙和
 尚恩今獲人身并得道果欣然心內發而自念
 言我蒙師恩得脫諸苦今當盡身供給所需求
 作沙彌不受大戒佛告阿難由過去世迦葉佛
 時均提出家少年聲好巧讚唄人所樂聽有一
 老僧音聲濁鈍不能經唄已得羅漢功德皆具
 年少比丘自恃好聲見而呵之聲如狗吠時老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七

天

高僧堂



比丘便呼年少汝識我不我得羅漢儀式悉具

年少聞說心驚毛豎惶怖自責即於其前懺悔

過咎由其說言五百世中常受狗身由其出家

持淨戒故得見我蒙解脫賢愚經

昔有沙門夜誦經有狗伏床下一心聽經不

復念食如程年命盡得人形生舍衛國中作

女人長大魁沙門分衛便走自持飯與沙門歡

喜後作比丘應得真道譬喻經

舍利弗以一鉢飯上佛佛即過施狗而問舍利

弗誰得福多舍利弗言如我解佛法義佛施狗

得福多若據敬法重人識位修道敬田即勝故

智度論○以手豕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

韓子

孔子窮陳蔡之間藜蒸不糗子路烹豚孔子不

問肉所由來即食之聖子

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曰養奚若使曰豕也非

大豕不居非人便不玃今年百二十矣人乃豕



仙王乃命豕宰養之十五年大如沙積足如不
 勝其體王異之命衡官橋而量之折橋豕不量
 又命水官舟而量之其重千鈞其巨無用燕相
 謂王曰奚不亨之王乃命宰夫膳之豕既死乃
 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
 吾患其生久矣仗君之靈得化吾生始得為曾
 津之魚而浮舟者食我以粳糧欣君之惠將報
 子焉後燕相遊於馨津而赤龜啣夜光而獻符
昔有司原氏者獵中野鹿斯東奔司原縱謀之
 西方之衆有逐豨者聞司原之謀也競舉音而
 和之司原聞音之衆則反輟已之逐而往伏焉
 遇夫豨司原喜而自以獲上瑞珎禽也盡芻豢
 彈困倉以養之豕俛仰嚶呼為作容聲司原愈
 益珎之居無何烈風興而澤雨作灌巨豕而亞
 塗淪遂駭懼真聲出乃知是案之艾豨耳此隨
 聲逐響之過也今世主之於士也目見賢則不
 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則亦懼矣麟鹿而獲艾
 豨奈何其不知者也未遇風之變者故也 論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七

三 高曉堂



漢文翁常起田斫柴為陂夜有百十野猪臯載
土著柴中比曉塘成稻常收常欲斷一大樹欲
斷處去地一丈八尺翁先咒曰吾得二千石斧
當著此處因擲之正斫所欲後果為蜀郡太守

小
說

莎車王殺于闐王子闐大都末出城見野豕欲
搏之乃人語曰無殺我我為汝殺莎車將軍都

末異之即與兄弟共殺莎車王

張
璠
漢
記

永嘉中壽春城內有豕生人兩頭而不活周復
取而觀之識者云豕北方畜胡狄豕兩頭者無

上也生而死不遂也天戒若曰易生專利之謀

將自致傾覆也俄為元帝所敗

搜
神
記

晉有一士人姓王在吳郡還至曲阿日暮引船

上當大埭見埭上有一女子年十七八便呼之

留宿至曉解金鈴繫其臂使人隨至家都無女

人因逼猪闌中見母猪臂有金鈴

上

晉杜願永平梓童涪人也家巨富有一男天保

願愛念年十歲泰元三年暴病而死經數月日



家所養猪生五子一子最肥後官長新到願將以作禮捉就殺之有一比丘忽至願前謂曰此猪是君兒也如前百餘日中而相忘乎言竟忽然不見

安陽城南有一亭廟若宿殺人有一書生乃過宿之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後宿此未有活者書生曰無苦也吾自能諧遂住廟舍乃端坐誦書夜半後有一人著阜卑衣來往戶外呼亭主亭主應曰諾亭中有人耶答曰向者有一書生在

此讀書久適休似未寤乃暗嗟而去須臾復有一人冠赤幘者呼亭主亭主應諾亦復問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復暗嗟而去於是書生無他起詣向者呼處微呼亭主亭主亦應諾復問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乃問向者黑衣來者誰曰北舍母猪也又曰赤冠幘者誰曰西舍老雄鷄父也曰汝復誰耶曰我是老鰥也於是書生密便誦書至明不敢寐天明亭民來視驚曰君何以得活耶書生曰汝促索劍來吾與卿取



魅乃掘昨夜應處果得老鰻大如鞞婆毒長數尺於西家得老雄鷄父北舍得母猪九殺三物

亭毒遂靜

搜神記

僧朗臂脚及手伸縮任懷有若龜藏時若肉聚或住酒席同諸讌飲而嚼噉猪肉不測其來神傳

釋法聰適遇屠者驅猪百餘頭聰三告曰解脫首楞嚴猪遂繩解散去諸屠大怒將事加于竝屹然不動便歸過海罪因斷殺業上

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中聞一豕對語其一曰歲將盡阿耶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答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天將曉主人覓豕不得意是宿客而詰之宿客言狀主人如其言而得豕高僧傳○以下猿猴

猿一名叅軍

古今注

張機字仲景南陽人受業於張伯景精於治療一日入桐栢覓藥草遇一病人求診仲景曰子之腕有獸脉何也其人以實具對乃嶧山老猿



也仲景出囊中丸藥昇之一服輒愈明日其人

肩一巨木至曰此萬年桐也聊以相報仲景斲

爲二桀一曰古猿一曰萬年

古桀記

僕不想歛爾夢搏赤猿其力甚於貔虎良久反

覆余乃觀天背地覩穹亦當不爽但僕之不達

安得不憂吉乎報我凶乎詳告三日阮籍白繇

君

七賢帖

佛往黎耆闍河邊時世尊鉢比丘鉢共在露處

時有獼猴行見樹中有無蜂熟蜜來取世尊鉢

諸比丘遮佛言莫遮此無惡意便持鉢取蜜奉

獻世尊不受須待水淨獼猴不解佛意謂呼有

蟲轉看見鉢邊有流蜜有到水邊洗鉢水湔鉢

中持還奉佛佛卽受取佛受已獼猴大歡喜卻

行而舞墜坑命終卽生三十三天

僧祇傳

劉宋時錢塘釋智一者善長嘯於靈山澗適養

一白猿有時驀山踰澗久而不還一乃叱吻張

喉作梵呼之則猿至矣時人謂之白猿梵名一

公爲猿父

高僧傳



涪水素來無猿自僧林棲託以來便有兩頭依林而住有初見者云渡水來其後林出山門猿還泗渡如此非一年月淹久乎乳產生乃有數十有時送林至龍門口佇望而返

神僧傳

有一人種黍於山中常患獼猴食之聞介象有道從乞辟猴法象告無他汝明日往看黍若見猴羣下喚語之曰吾已告介君介君教汝莫食黍此人倉卒直言象欺弄之明日往見羣猴欲下樹試告象言語猴即各還樹絕迹矣

葛洪神仙傳

南野中伍寺之見社樹上有一猴懷孕便登樹擺殺之夢一人稱神責以殺猴之罪當令重謫乃化為大蟲入山不知所在

晉大元末徐寂之嘗野行見一女子搦荷舉手摩寂之寂之悅而延住此後來往如舊寂之便患瘦瘠時或言見華房深宇芳茵廣筵寂之與女觴饋宴樂數年其弟晬之聞屋內羣語潛往窺之見數女子從戶後出惟餘一者隱在簣邊晬之遙入寂之怒曰今方歡樂何故唐突忽復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七 高僧傳



共言云實中有人醉之即發看有一牝猴遂殺之寂之病遂愈

異苑

晉大元中丁零王翟昭後宮養一獼猴在妓女房前前後妓女同時懷妊各產子三頭出便跳躍昭方知是猴所為乃殺猴及子妓女同時號哭昭問之曰初見一年少著黃練單衣白紗袷甚可愛笑語如人

搜神記

後周毀經道釋惠主即返故鄉南山藏伏惟食

松葉異類禽獸同食無聲或有山神送茯苓甘

松香來獲此供養六時行道禽獸隨行禮佛誦

經似如聽仰仍為幽顯受菩薩戒後有獼猴羣

其治道主曰汝性躁擾作此何為曰時君異也

佛曰通也深顯其言尋爾更有異祥龍飛獸集

香氣充山其類衆矣後有八人採弓材者甚大

驚駭便慰主曰聖君出世時號開皇矣即將出

山以事奏聞家預出家

神僧傳

僧朗一名法朗姓許氏南陽人年二十餘欣欲

出家尋預剃落棲止無定多住鄂州飲噉同俗



為時共輕常養一猴一犬其狀偉大皆黃赤色
不狎餘人惟附於朗日夕相隨未嘗舍離若至
食時以木盂受食朗噉飽已餘者用飼之既問
器食訖猴便取盂戴之騎犬背上先朗而行人
有奪者輒為所咋朗任犬盤遊畧無常度

上

吠舍釐國南有獼猴為佛穿池池西羣猴持佛
鉢上樹取蜜處池南猴奉佛蜜處

西域傳

近雪山山下有二禽獸共住一鴟鳥二獼猴三象

是二禽獸初互相輕慢無恭敬行同作是念我
等何為不相恭敬若前生者應供養尊重教化

我等爾時鷄鳥獼猴問象言汝念過去憶何事
時是處有大苴荜樹象言我小時行此樹在我
腹下過象鷄鳥獼猴汝憶何事答言我小時坐
地從此樹頭地以令倒地象語獼猴汝年大我我
當敬汝為我說法象獼猴問鷄鳥言汝憶何事
答言彼有大苴荜樹我噉其子於此大便乃生
斯樹長大如日是我所憶獼猴語鷄汝年大我
我當供養汝以當為我說法爾時象恭敬獼猴



從聽受法為餘象說獼猴恭敬鷓鴣鳥從聽受法

為餘獼猴說法鷓鴣鳥為餘鷓鴣鳥說法依四禽

法此三禽獸先喜殺盜媼妄語後法花珠

相誠止即捨此過命終皆生天上

法花珠

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國名伽尸

於空閑處有五百獼猴遊行林中到一尼俱律

樹下樹下有井井中有月影現時獼猴主見是

月影語諸伴言月今日死落在井中當令出之

莫令世間長夜闇冥共作議言云何能出時

猴主言我知出法我捉樹枝汝捉我尾展轉相

連乃可出之時諸獼猴即如主語展轉相捉小

未至水連獼猴重樹弱枝折一切獼猴墮井水

中爾時樹神便說偈言是等騃獠獸癡眾共相

隨坐自生苦惱何能救出井

昔迦尸國王名曰滿面毗提希國有一淫女端

正殊妙爾時二國常相怨疾傍有佞臣向迦尸

王歎說彼國有媼女端正世所希少王聞是語

心生惑著遣使從索彼國不與重遣使言求誓



相見四五日間還當發遣時彼國王約勅媼女
 汝之姿態所有技藝精巧悉具足備使迦尸王
 惑著於汝湏臾之間不能遠離卽遣令去徑四
 五日尋復喚言欲設大祀須得此女暫還放來
 後當更遣時迦尸王卽遣婦還大祀已訖遣使
 還索答言明日當遣至明日亦復不遣如是妄
 語徑歷多日上心惑著單將數人欲往彼國諸
 臣勸諫不肯又用時仙人山中有一獼猴王聰
 明博達多有所知其婦適死取一雌獼猴諸獼
 猴衆皆嗔呵責此雌獼猴衆所共有何緣獨當
 時獼猴王將雌獼猴走向迦尸國投於王所諸
 獼猴衆皆共遣逐既到城內發屋壞樹不可料
 理迦尸國王語獼猴王言汝今何不以雌獼猴
 還諸獼猴獼猴土言我婦死去更復無婦王今
 云何欲使我歸王語之言汝獼猴破亂我國那
 得不歸獼猴王言此事不好耶王答言不好如
 是再三王故言不好獼猴王言汝宮中有八萬
 四千夫人汝不愛樂欲致敵國追逐媼女我今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七

高麗堂



無婦此唯取一汝言不好一切萬姓視汝而活
 爲一媼女云何捐棄國事大王當知媼欲之事
 樂少苦多猶如逆風熱熾炬患者不放必見燒
 害欲爲不淨如彼屎聚欲現外相薄皮所覆欲
 無反復如屎塗毒蛇欲如怨賊詐親附人欲如
 假借必當還歸欲爲可惡如廁生花欲如疥瘡
 而向於火把之轉劇欲如狗齧枯骨涎唾共合
 謂爲有味脣齒破盡不知厭足欲如渴人飲於
 鹹水愈增其渴欲如段肉衆鳥競逐欲如魚戰
 貪味至死其患甚大

昔佛在世時遣一羅漢名須曼持佛髮爪至罽
 賓國南山之中造佛塔寺中常有五百羅漢旦
 夕燒香欲遶塔禮拜時山中有五百獼猴見僧
 遶塔禮拜供養卽共負石學僧作塔遶之禮拜
 于時天雨山水濕漲五百獼猴一時沒死生切
 利天七寶宮殿巍巍無量衣食自然快樂無極
 旣得生天各自念言我等何緣得來生此卽以
 天眼觀見前身作其獼猴由學衆僧戲笑作塔



山水所漂命終生此即共相將齋持香華從天
下來供養死尸迴詣佛所禮拜問訊佛為說法
五百天子一時皆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還歸
天上 法句果經

昔有比丘於空閑樹下坐禪行道樹上有一獼
猴見比丘食下住其邊比丘以飯與之獼猴得
食輒行取水以給澡洗如是連月後日食竟忽
忘不留獼猴以不得食大怒取比丘袈裟上樹
裂破比丘忿之以杖誤中獼猴即死餘數獼猴
竝來共舉死獼猴到佛寺中比丘僧知必有所
以推問其意比丘具說於是佛教自從今日比
丘每食皆當割省留餘以施蠢動不得盡之 譬論

昔有梵志年百二十少小不娶妻無媠泆之情
處在深山無人之處以茅為廬蓬蒿為席水果
為食不積財寶國王聘之不往赴意靜處無為
於山藪中與禽獸相娛絕於人路山有四獸一
名狐二名獼猴三名獺四名兔此之四獸日於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一 高瞻堂



道人所聽經說戒如是積久食諸果蔬皆悉訖
 盡後道人意欲徙去四獸大愁憂情不樂共相
 議言我曹各行求索供養道人獼猴去至他山
 得甘果來以上道人給一月糧願止莫去獼亦
 入水取得大魚以上道人給一月糧願止莫去
 兔自思念我當用何等供養道人即念持身供
 養便取樵以然火作炭往白道人言今我為兔
 請入火中作炙以身奉上道人可給一月糧便
 自投火中火為不然道人見兔感其仁義哀憫

傷之則自止留佛言爾時梵志者今提和竭佛

是爾時兔者今我身是爾時獼猴者今舍利佛

是爾時野狐者今阿難是爾時水獼者今日連

是也法苑珠林

獼以猿為婦東晉發蒙記

陽羨縣前有大橋下有獼將有兵獼動出穴口

西向而聳周處風土記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獼數頭美靜可憐見
 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獼



嗜鯔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鯔魚懸置岸上

於是羣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嘉之齊諧記

宋永興縣吏鍾道得重病初差情欲倍常先樂

白鶴墟中女子至是猶存想焉忽見此女子振

衣而來即與燕好是後數至道曰吾甚欲鷄舌

香女曰何難乃掬香滿手以授道道邀女同舍

咀之女曰我氣素芳不假此女子出戶狗忽見

隨咋殺之乃是老獺口香即獺糞頓覺臭穢幽明錄

元嘉十八年廣陵下市縣人張方女道香送其

夫婿北行日暮宿祠下夜有一物假作其婿來

云離情難遣不能便去道香俄昏迷感失常時

有海陵王纂者能療邪疑道香被魅請治之始

下一針有一獺從女被內走入前港道香疾便

愈

河東常醜奴將一小兒湖邊拔蒲暮恒宿空田

舍中時日向暝見一少女子姿容極美乘小船

載葦徑前投醜奴舍寄住因卧覺有臊氣女已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七

高嶺堂



知人意便求出戶外變為獺異苑

河東柳慎字子元少樂閒靜不慕榮貴祭天監

中自司州遊上元便愛其風景於鍾山之西建

業里買地結茅開泉種植隱操如耕父者其左

右居民皆呼為柳父所居臨江水常曳秉臨眺

忽見前州上有三四小兒皆長一尺許往來遊

戲遙聞相呼求食聲慎異之須臾風濤洶湧有

大魚驚躍誤墜洲上羣小兒爭前食之又聞小

兒傳呼云雖食不盡留與柳父慎益驚駭乃乘

小舟逕捕之未及岸諸小兒悉化為獺入水而

去慎取巨魚以分鄉里未幾北還洛陽於所居

書齋柱題云江山不火計要適暫時心况念洛

陽士今來歸舊林是歲天監七年也窮怪記曰

白狐王者仁智則至宋書

狐九尾何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

必九尾者何九妃得其所子孫繁息也於尾者

何明後當盛也白虎通

千年之狐姓趙姓張五百年狐姓白姓康玄覽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七 四十三 高瞻堂



千歲之狐豫知將來千歲之豹變為好友千歲

之猿變為老人

抱朴子

○又白澤圖云百歲之美女其名曰知女求為

人妻經年則食人呼其名則逃去

夏侯藻母病困將請淳于智卜有一狐當門向

之嗥叫藻愕懼遂馳詣智智曰禍甚急君速歸

在嗥處拊心啼哭家人驚怪大小畢出一人不

懼啼哭勿休然其禍僅可救也藻如之母亦扶

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

搜神記

有一書生英中皓首稱胡博士教授諸生忽復

不見九月初九日士人相與登山遊觀聞講書

聲命僕尋之見空塚中羣狐羅列見人即走老

狐獨不去是皓首書生

吳郡顧旃獵至一崗忽聞人語聲云咄咄今年

衰乃與衆尋覓崗頂有一窠是古時冢見一老

狐蹲冢中前有一卷簿書老狐對書屈指有所

計校乃放犬咋殺之取視簿書是姦人女名已

經姦者乃以朱鈎頭所疏名有百數旃女正在

簿次



宋酒泉郡太守到官無幾輒死後有渤海陳
 斐見授此郡憂恐不樂就卜者占其吉凶卜者
 曰遠諸侯放伯裘能解此則無憂斐不解此語
 答曰君去自當解之斐既到官侍醫有張侯直
 醫有王侯卒有史侯董侯等斐心悟曰此謂諸
 侯乃遠之即卧思放伯裘之義不知何謂至夜
 半後有物來斐被上斐竟以被冒取之物遂跳
 跟訶訶作聲外人聞特入入欲殺之魅乃言曰
 我實無惡意但欲君耳能相救當深報

君恩斐曰汝爲何物而忽于犯太守魅曰我十
 千歲狐也今變爲魅垂化爲神而正觸府君威
 怒甚遭困厄我字伯裘若府君不急難但呼我
 字便當自解斐乃喜曰真放伯裘之義也即便
 放之小開被忽然有光赤如電從尸出明夜有
 敲門者斐問是誰答曰伯裘問來何爲答曰白
 事問白何事答曰北界有賊奴發也斐按發則
 驗每事先以語斐於是境界無毫髮之奸而咸
 曰聖府君後經月餘主簿李音共斐侍婢私通



既而懼爲伯裘所白遂與諸侯謀殺斐伺傍無人便與諸侯持杖直入欲格殺之斐惶怖卽呼伯裘求救我卽有物如伸一疋絳割然作聲音侯伏地失魂乃以次縛取考訊皆服云斐未到官音已懼失權與諸侯謀殺斐會諸侯見斥事不成斐卽殺音等伯裘乃謝斐曰未及白音姦情乃爲府君所斫雖効微力猶用犇惶後月餘與斐辭曰今後當上天去不得復與府君相往來也遂去不見並上

佛告諸比丘乃往古昔有一摩納在山窟中誦刹利書有一野狐住其左右專聽誦書心有所解作是念言我解此書語足堪作諸獸王作是念已便起遊行逢羸瘦野狐便欲殺之彼言何故殺我答言我是獸王汝不伏我是以相殺彼言願莫殺我我當隨從於是二狐伏一切象復以衆象伏一切虎復以衆虎伏一切獅子遂權得爲王旣作王已復作是念我今爲獸中王不應以獸爲婦便乘白象率諸羣獸不可稱數圍



迦夷城數百千市王遣使問汝諸獸何故如是
 野狐答言我是獸王應娶汝女與我者善若不
 與我當滅汝國還白如此王集羣臣共議唯除
 一臣皆云應與所以者何國之所恃唯賴象馬
 我有象馬彼有獅子象馬聞氣惶怖伏地戰必
 不如為獸所滅何惜一女而喪一國時一大臣
 聽獻遠略而白王言臣觀古今未曾聞見人王
 之女與下賤獸臣雖弱昧要殺此狐使諸羣獸
 各各散走王即問言何計將兵馬出大臣答言
 王但剋期戰日先當從彼求索一願願令獅子
 先戰後吼彼謂我畏必令獅子先吼後戰王至
 戰日當勅城內皆令塞耳王用其語遣使刻期
 共求上願至于戰日復遣信求然後出軍軍鋒
 欲交野狐果令獅子先吼野狐聞之心破七分
 便於象上墜落于地於是羣獸一時散走法虎

○以下狸

徐廣曰狸一名不來

封禪書注

靈狸一體自為夫婦故能媚人

異物志



殘形操曾子夢一狸不見其首以為不祥而作

是曲 琴操

齊惠公之妾蕭同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

言也取薪而生頃公於野又不敢舉也狸乳鷄

覆之人見而収之因名無野 搜神記

清沙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管輅筮其所得輅

曰當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強雖

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獵人暮

歸果如故言 魏志

冀州刺史裴徵辟管輅為文學自卦吉凶云當

見三狸果見之 管輅別傳

吳縣費升為九里亭吏夜有女子來寄宿升彈

琵琶女和歌云精氣感冥昧所降若有緣嗟我

遘良契寄欣宵夢間 其一 成公從弦超蘭香降

張碩荀云冥分結纏綿在今夕 其二 佇我風雲

會正俟今夕遊申心雖未久申念已綢繆 其三

及明為羣狗嚙死乃大狸也 一苑

晉博陵劉伯祖為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



能語京師詔書每下消息輒預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嚼欲得羊肝于前切之腐隨刀不見兩羊肝盡有一老狸露形在案前視者舉刀欲斫之伯祖呵止自舉著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噉肝醉忽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慚愧後伯祖當爲司隸神復先語伯祖某月某日書當到到期如言及入司隸府神隨逐承塵上輒言省內事伯祖大恐懼謂神曰今職在刺舉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得以相害神答曰如府君所慮當相捨去遂絕無聲

晉太元中瓦棺佛圖前淳于矜年以潔白送客至石頭城南逢一女子美姿容矜悅之因訪問二情既洽將入城北角共盡忻好便各分別期更剋集將欲結爲伉儷女曰得婚如君死何恨我兄弟多翁母並在當問我翁母矜便令女歸問其翁母翁母亦願許之女因敕婢取銀百觔絹百匹助矜成婚經久生兩兒當作秘書監明果騶卒來召車馬導後前後部鼓吹經少日有

鼠鼯鼠

廣雅

山有易腸鼠一月吐易其腸末廣徵所謂唐鼠

者也

豫章紀

玉策記稱鼠壽三百歲滿一百歲者則色白善

憑人而卜名曰伸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

事也

抱朴子

江中魚化為蝗而食五穀者百歲為鼠

義鼠形如鼠每行遍相咬尾三五為羣驚之則

散俗云見之者有吉兆成都有之

異苑

貂出句麗國帝有一物共居穴或見之形貌類

人長三尺能制貂愛樂刀焉其俗人欲得貂皮

以刀投穴口此物夜出穴置皮刀邊須人持皮

去乃敢取刀

異苑

挹樓國出好貂今所謂挹樓貂是也

魏志

漢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

宮端門中王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

飼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時燕王旦謀反將死

之象也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

神搜



記

漢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蘗
 柏葉上民家柏及榆樹上為巢桐柏為多巢中
 無子皆有乾鼠矢數升時議臣以為恐有水災
 鼠盜竊小蠱夜出晝匿今正晝去穴而登木象
 賤人將居貴顯之占桐柏衛思后閣所在也其
 後趙后自微賤登至尊與衛后同類趙后終無
 子而為害明年有為焚巢殺子之象云京房易
 傳曰臣私祿罔干厥妖鼠巢

中山王周南為襄邑長忽有鼠從穴中出在廳
 事上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明某日當死周南急
 往不應鼠還穴後至期復出更冠幘阜衣而語
 曰周南爾日中當死亦不應鼠復入穴須臾復
 出出復入轉行數語如前日適中鼠復曰周南
 爾不應死我復何道言訖顛蹶而死即失衣冠
 所在就視之與常鼠無異

竇攸治爾雅舉孝廉為郎世祖與百寮大會靈
 臺得鼠身如豹文熒有光澤世祖異之問羣臣



莫知攸對曰名聽詔問何以知之攸曰見爾雅
詔案視書如攸言賜帛百疋詔諸侯子弟從攸

受爾雅 賈氏家傳

鄧璞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為參軍時有物大
如水牛灰色單脚脚數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
而遲鈍來到城下眾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
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
巨山前之畜毘兕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千法
當為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豎按卦名

之是為驢鼠小過不伏者以戟刺之深尺許遂
去不復見郡網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
曰此是邾亭驢山君鼠使詣荆山暫來過我不
須觸之其精妙如此 晉書

晉太康中會稽縣螿及羊皆化為鼠
永嘉五年十一月有蠃鼠出延陵郭璞筮之遇
臨之益曰此郡之東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
亦自死矣 搜神記

淳于智字叔平有思義能易筮善厭勝之術高



平劉柔夜卧鼠齧其左手中指以問智智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為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腕橫文後三寸作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以卧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

晉書

晉趙侯少好諸術姿形頽陋長不滿數尺以盆盛水閉目作禁魚龍立見侯有白米為鼠所盜仍被頭把刀畫地作獄四面門向東嘯羣鼠俱到咒之曰凡非噉者過去止者十餘剖腹看藏有米在焉曾徒跣頭履因仰頭微笑吟雙履自至人有笑其形容者便陽設以酒盃向口印掩鼻不脫仍稽顙謝過著地不舉永康有騎石山上山上有石人騎石馬侯以印指之人馬一時落首今猶在山下

冥苑

晉隆安中高惠清為太傅主簿忽一日有羣鼠更相啣尾自屋梁相連至地清尋得瘧疾數日而亡

上

南平國蠻兵義熙初從衆來姑熟便有鬼附之聲啾啾細長或在簷宇之際或在庭樹上若占



吉凶輒先索琵琶隨彈而言于時郝奇為府長
史問當遷官云不久持節也尋為南蠻校尉予
為國郎中親領此上荊州俗語云是老鼠所作
名曰鬼侯靈鬼志

宋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嘉蔡喜夫避任南壠夜
有大鼠浮水而來伏喜夫奴牀角慙而不犯每
以飯與之水勢既退喜夫得返故居鼠以前脚
捧青囊有三寸許珠留置奴牀前啾啾如欲語
也異誌

釋道安嘗居林泉鹿道自隱言常含笑談述清
遠常止澤湖羊頭山神農定藥之所結宇茅茨
餘無蓄積唯唯一食常坐卒歲感蛇鼠同居在
繩床下各一產育不相危惱又致虎來蹲踞其
側便為說法神僧傳

大興中舊陽區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門
有一木人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椎
椎之晉陽秋

王肅造逐鼠丸以銅為之晝夜自轉太平廣記

廣博物志卷之四十七 五 高嶺堂



宋孝武大明七年春太湖邊忽多鼠其年夏水

至悉變成鯉魚民人一日取轉得三五十斛明

年大饑

齊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山中養

鼠數十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時謂之謫仙

南齊

梁天監中有蜀闔駟杰麩仇腎四公謁武帝

帝見之世悅因命沈隱侯約作覆將與百寮共

射之時不史適獲一鼠約匣而緘之以獻帝筮

之遇蹇之噬嗑帝占成羣臣受命獻卦者八人

有命待成俱成帝占决寘諸青蒲申命闡公操

善對曰聖人布卦其象吉矣依象辨物何取異

之請從帝命卦時八月庚子日巳時闡公奏請

沈約舉卦上一著以授臣既撰占成置于青

蒲而退讀帝占曰先蹇後噬嗑是其時內艮外

坎是其家坎為盜其鼠也居蹇之時動其見盜

益其拘繫矣噬嗑六爻四無咎一利艱貞非盜

之事上九荷校滅耳凶是因盜獲矣必死鼠也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七 高嶺堂



羣臣舞蹈呼萬歲帝自矜其中頗有喜色次讀
 八臣占詞或辨於色或推於氣或取於象或適
 於爻或依鳥獸龜龍陰陽飛伏其文雖玄遠然
 皆無中者未啟闢公占曰時日王想必生鼠矣
 且陰陽晦而入文明從靜止而之震動失其性
 必就擒矣金盛之月制之必金子為鼠辰與艮
 合體故為盜又為隱伏隱伏為盜是必生鼠也
 金數於四其鼠必四離為文明南方之卦日中
 則其况乎晉之繇曰死如棄如實其事也

日欽必死既見生鼠百泰天色而尤闢公占辭
 有四今者唯一何也公曰講剖之帝性不好殺
 自恨不中及至日昃鼠且死矣因令剖之果姪
 三子是日帝移四公於五明殿西閣示更親近
 其實囚之唯朔望伏臘得於義賢堂見諸學士
 然有軍國疑議莫不參預焉梁四公記
 吳興姚察少時宿于人家夜聞一人呼曰勿卿
 曰諾一人曰勿卿視我豈殺人者哉今人欲藥
 我我不能藥人乎既去察異之因效其聲呼曰



幼卿曰諾曰而與而語者何人陳二公公即
 鼠也察曰而何人答曰我床頭頤面盆也公平
 生愛惜物命當不害我與家主買我歸能福公
 使公至吏部尚書者我也明晨聞哭問其故乃
 主人辨色興欲會客食隔宿飯未盡半盃即仆
 地暴死察乃知其以藥毒鼠而為鼠所毒也遂
 買其銅盆以歸戒人勿得毒鼠自後察家日以
 昌果仕至吏部尚書令人呼頤面盆為幼卿鼠
 為陳二公由此也

于闐國路中大磧唯有鼠其形大如蝟毛金銀

色昔匈奴來寇王祈鼠靈乃夜齧人馬兵箭斷

壞自然走退

西域傳

西域有鼠王國鼠之大者如狗中者如兔小者

如常大鼠頭悉已白然帶金環枷商估有經過

其國不先祈祀者則嚙人衣裳也得沙門咒願

更獲無他釋道安昔至西方親見如此俗諺云

鼠得死人目睛則為王

異苑

過去世時有一猫狸饑渴羸瘦於孔穴中伺求



鼠子若鼠子出當取食之有時鼠子出穴遊戲
時被猫狸疾取吞之鼠子身小生入腹中已食
其內藏食內藏時猫狸迷悶東西狂走空宅塚
間不知何止遂至於死如是比丘有愚癡人依
聚落在晨朝着衣持鉢入村乞食不善護身不
守根門心不繫念見諸女人起不正思惟而取
色相發貪欲心已欲火熾然燒其身心已馳走
狂逸不樂精舍捨戒退滅此愚癡人長夜常得
不競益苦是故比丘當如是學善護其身守諸

根門繫心正念

法苑珠林卷之四十七

廣博物志卷之四十七 終

廣博物志卷之四十七



特
419

廣博物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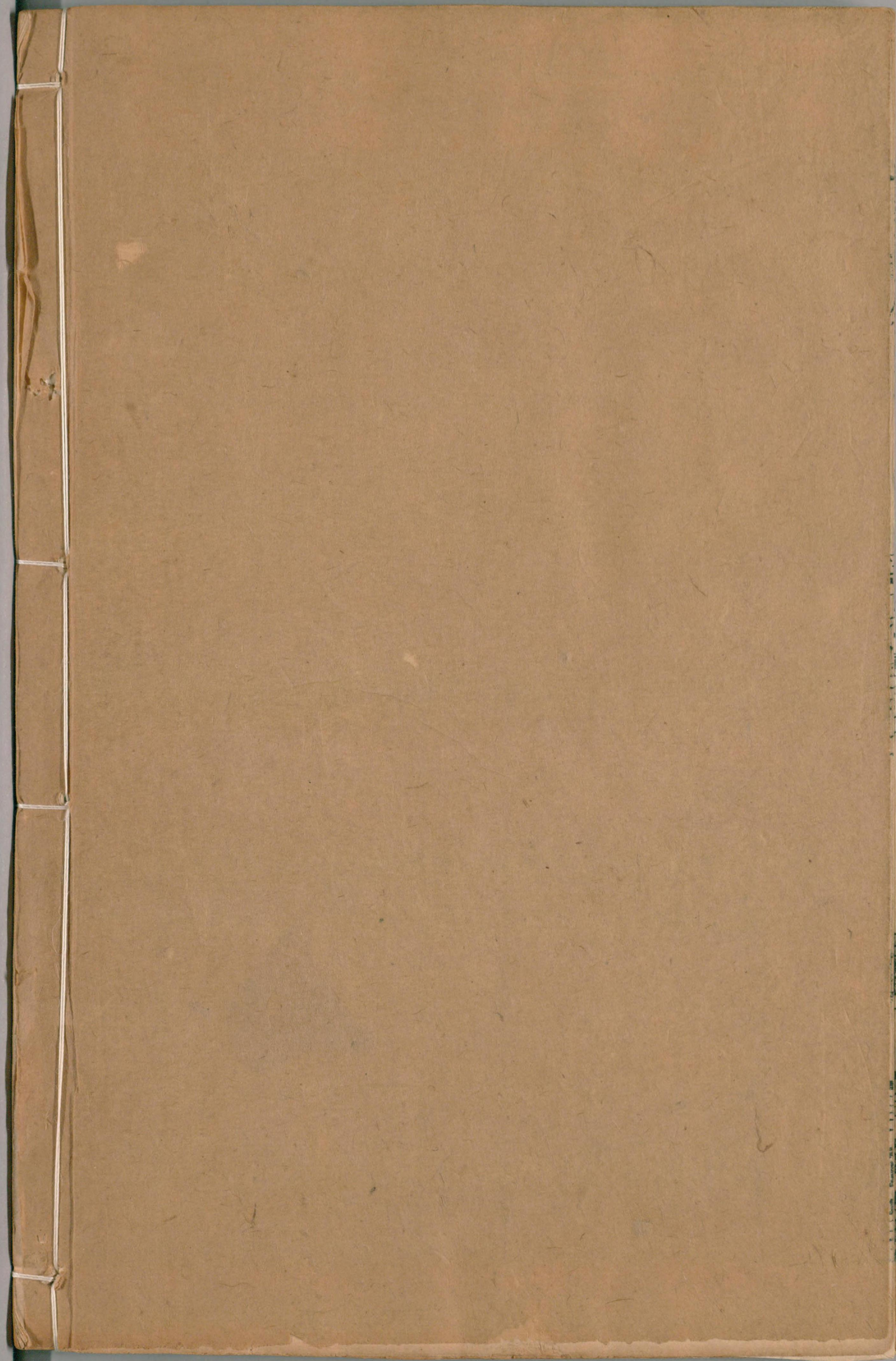
卷之四十七

高野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廣博物志50卷』 請求記号 特1-419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廣博物志50卷』 請求記号 特1-419

ガラス使用